

京师学术随笔



桐荫梦痕

体验与感悟



钱中文 /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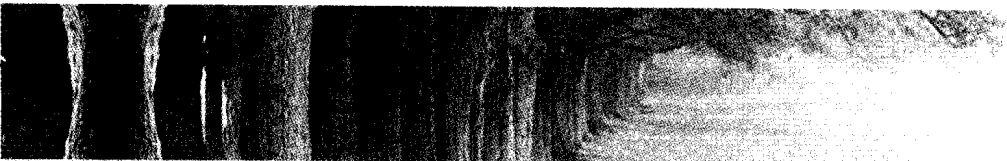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京師學術隨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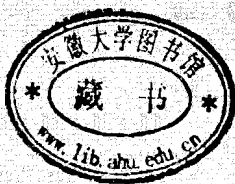


桐蔭夢痕

體驗與感悟



錢中文 / 著



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桐荫梦痕：体验与感悟 / 钱中文著. —北京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3.1

(京师学术随笔)

ISBN 978-7-303-14668-0

I. ①桐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42729 号

营销中心电话 010-58802181 58805532
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<http://gaojiao.bnup.com.cn>
电子邮箱 beishida168@126.com

TONGYINMENGHEN

出版发行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.bnup.com.cn
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
邮政编码：100875

印刷：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：155 mm × 235 mm

印张：20

字数：279 千字

版次：201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39.00 元

策划编辑：赵月华 责任编辑：杨帆

美术编辑：毛佳 装帧设计：耿中虎

责任校对：李茵 责任印制：孙文凯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反盗版、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58800697

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：010-58808104

外埠邮购电话：010-58808083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。

印制管理部电话：010-58800825

跋涉的命运（代序）

我喜欢跋涉，我的命运就是跋涉！

从小到大，从童年到老年，生命就是长途跋涉！

我喜欢跋涉，我的生命的诞生，就汇入了不见尽头的跋涉！

跋涉，是红黄蓝白黑挥洒的酸甜苦辣，是几次跌入生死相依的人生况味！跋涉，它的前头总有什么点点闪耀，宛若年轻孤独的情书的祈求，有如没有回答、只有忍受的情爱！

跋涉，是天风海雨，仲春丽日；是冷月黄沙，秋水长天！跋涉，是我不变的青春的激烈忠怀，还有那散落着灵动飞雪的残梦点点！跋涉，是声震灵魂的“贝九”的《欢乐颂》，那人间的生之颂歌；跋涉，也是我同乡回环往复的悲凉的《二泉映月》，那迤邐在长街陋巷凄苦的弦音袅袅！

跋涉，是斗室枯坐的不尽旅程，无止境的

苦涩的自我酿造，却是越过了那疲劳的顶点，那点点滴滴的感悟之灵泉！跋涉，是骑车上班路上刹那灵感的一痕闪电，是无意倒下的流淌的苦汁，却酿成了一束束收获的欢快！

跋涉，是求新、求变、创新！虽然坎坷处处，荒芜中飘逸着几许悲怆，一旦推石上山，却如银瀑千尺，谱写着生命的流畅一片！

跋涉，是生命的再生！我自知会在哪个驿站，悄然倒下，不无伤感，但会留下些微的喜悦！在潮涨潮落的祈求中，在疲惫的执著中，一个身影，轻啸悠长，正笨拙地舞向再生之欢唱！

我喜欢跋涉，我喜欢跋涉的生命，还有那跋涉的命运！

目 录

上 编

季羨林先生二三事 / 3

“我们这些人实际上生活在两种现实
里面”——忆钱锺书先生 / 14

7月，这潮湿而闷热的7月——怀念
何其芳同志 / 22

深切的怀念——回忆蔡仪先生 / 31

怀念蒋孔阳先生——2000年6月24日
在蒋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的
发言 / 36

当代知识分子精神——徐中玉先生的
立德与立言 / 39

磨剑精神——记胡经之先生 / 43

有容乃大——记童庆炳先生 / 48

风范与人格——记樊骏先生 / 53

忆高晓声 / 59

中 编

阅读世界经典，提升人文精神 / 75

三言两语——名家著作推荐 / 78

随笔三篇 / 84

缘分如影——我与果戈理 / 90

雾湿梦痕 / 95

体验“死亡” / 98

新月会越爬越高吗 / 101

“托遗响于悲风”——瞎子阿炳的

《二泉映月》 / 104

善待自然，对话自然 / 110

“应束意难收，不了情未断”

——读高燮初先生《不了情话录》

有感 / 114

峰山记奇 / 119

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

——田横岛度假村纪游 / 122

高加索之旅 / 126

寻梦列宁格勒 / 141

“重又相信人类命运幸福的起点”

——卢浮宫之恋 / 145

向往不朽 / 149

洋上明月共夕照 / 152

唯有那山间明月 / 155

那绿色而悠长的宁静 / 159

纽约二景 / 162

在声光灯影的背后 / 170

下 编

兴趣、激情与向往：阅读的旅行

——我的中学时代 / 179

往事与反思——大学生生活琐忆 / 193

1937 年无锡——冬之殇 / 211

梦断乡关路，犹忆乡情深 / 224

恐怖与反抗 / 268

“仿佛有人唤我醒”——少年心灵在

审美中觉醒 / 272

那年春节，在闵行 / 280

那遥远、遥远的青春向往 / 284

友情如歌——一个四和一个四十 / 287

桐荫梦痕 / 292

附 录

口试 / 299

人情 / 301

再生之歌 / 303

杂感——几首凑成的旧体打油诗 / 307



上 编

季羨林先生二三事

历史、人生的体验与感悟

我认识季羨林先生是 1993 年的事。这年 3 月，我应邀出席在中国澳门召开的“东西方文化交流——历史与展望”研讨会，出席会议的有大陆和澳门、香港、台湾地区的学者以及一些研究东方文化的外国专家，其中老一代的著名学者有季羨林、任继愈、饶宗颐、梁披云诸先生。

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，中国走出几十年的封闭状态，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，学者们竞相介绍西学，以为自身处处不如别人，时时把西学中的论述奉为圭臬，西化思想相当普遍。比较文学、文化研究得风气之先，一些学者常常强调中西学理的共同处，确实如钱锺书先生所说：“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；南学北学，道术未

裂。”在中西文学、文化比较研究中相互印证。随后提出了中西学识之不同，不宜笼统接受西学中的各类思想，当做我们建设新文化的范本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季老是反思得最为深刻的一位学者。

在澳门会议上，季老做了《嘉宾演辞》，又以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》做了大会报告。季老在两文中，一是强调文化的多元化；二是指出中西文化体系的同与异，它们各自提高了人的本质，推动了人类的发展；三是认为东西方思维不同，我们要弄清它们各自的长短，才不至于在文化交流中产生盲目的现象。季老认为，西方人轻视东方文化，出自民族偏见，为时已久；中国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，则是一种短视。在他看来，任何文化都有一个发生、繁荣、逐渐走向衰微的过程。西方文化曾经独霸天下，但由于其思维方式是分析型的，对自然只知索取、征服，发展至今，引发了无数严重的社会弊病。东方型思维是综合性的，在对待自然方面是倡导“天人合一”，现在正是以后者来补充、纠正、丰富前者的时候。在人类历史上，“东西文化总是互为主导”的，于是提出了“三十年河西，三十年河东”，“河西河东行将易位”的观点。季老说，倡导“三十年河西，三十年河东”，并“不是要消灭西方文化，西方文化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幸福，今天我们的衣食住行哪一个也离不开西方文化。我只是说，到了今天，西方文化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必须以东方文化为主，在西方文化已经过的基础上，保留其优点，校正其缺点，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”。

其实，这些观点，季老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就提出来了，在那时的一片西化声中，它们真是发聋振聩，使人耳目一新。季老的观点，随后不断受到商榷、嘲弄、批评。不过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那些浸淫于西方文化的批评者，对于中国自身的文化所知甚少，而且总把西方文化的某些优点与中国文化中的弱点甚至糟粕相比较，以彰显西方文化的优势，算是驳倒了季老的思想。季老就在 1996 年 3 月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：“许多人（包括我自己在内）对东西文化了解研究得都还不够深

透，有的人连我的想法了解得也不够全面，不够实事求是却唯争论是尚。”对于西方文化发展中所发生的严重问题，一些著名的外国学者也在反思，并有所发现，而且在寻求更新之路，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东方文化。季老提到的有施本格勒、汤因比等。其实活了102岁、在21世纪初去世的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，就与一位中国学者说过：“中国人今天不能没有数学、物理学和化学这些发端于希腊的科学而存在于世界。但是这个根源的承载力在今天已枯萎了，科学今后将从其他根源找寻养料，特别要从远东找寻养料。”他不知不觉地又重复了季老的预测：“二百年内人们确实必须学习中国语言，以便全面掌握或共同享受一切。”伽达默尔与季老真是想到一起去了，他们知识渊博，经历丰富，感受到几千年来历史兴亡、丕变的内在搏动，经历过世界风云的不断变幻，所以都能以整体、综合的观点，宏观的历史眼光，宽阔的地理境界，来看待东西文化中的变化。这正是他们对历史、人生的体验与感悟了！当然，对“为主”说、“易位”说究竟如何理解，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。

在东西文化交流中，西方文化由于长期处于强势地位，所以在输入、输出方面赤字极大。过去我们奉行的是“拿来主义”，季老认为，今天我们应持“送去主义”，即将我们文化中的优秀部分送出去；而不是把什么大块的“稀世神功”、江湖郎中的狗皮膏药、毫无文化内涵的杂耍小技送出去，倒人胃口。随着我们国力的日渐强大，西方国家也开始正视急速发展中的东方国家，西方人也有着迫切的需要来了解我们文化的奥秘。现今我们正在做着“送出去”的工作，“送去主义”的思想，显示了季老深邃的历史感和时代的责任感。

艺术性、“失语症”与美学的根本转型

1995年7月、8月间，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成立大会，学会、学校方面拟请季老前来指导。季老因年迈不宜外出，

未能到会，但托刘烜教授带来了一篇书面发言——《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回顾》。我们当然十分高兴和感谢，并请刘烜教授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，后来编入了由我和李衍柱教授共同主编的《文学理论：面向新世纪》。季老的文章提出了一个文学史界和文学理论界时常遇到的问题，即思想性和艺术性问题。季老一反潮流，认为：“评定文学作品首要标准是艺术性，有艺术性，斯有文学作品。否则，思想性再高，如缺乏艺术性，则仍非文学作品。”他说：“写文学史，应置艺术性于第一位。只要艺术性强而新，即使思想性差一点，甚至淡到模糊到接近于无，只要无害，仍能娱人，因而就是可取的。”季老认为：“文学史家往往不重视艺术性，而艺术性最重要的表现工具，我认为是语言文字。”西方人用有形态变化的文字写诗，而“汉文没有字母，只有单个的字，每一个词就等于一幅画。它没有形态变化”。汉文妙就妙在它的模糊性，模糊性迫使人们要具有整体概念、普遍联系的观点。西方强调概念清楚、科学，季老长期也想用它们来说明中国的文学理论，但思考的结果，觉得难以如愿，他认为这是被中西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、不同的审美情趣所决定的，中国的“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”的东西，禅宗主张“不立文字”的办法，西方人难以理解，所以特别要注意不同的语言特征，重新来撰写中国文学史。关于艺术性的位置，长期以来，已成定规。季老贯通中外，所见甚多，而今推重艺术性，这也是他长期接触中外艺文的体验，也是他长期做学问的感悟，可备一说。这一问题由于季老登高一呼，倒是大大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解放。

1995年深秋，刘烜老师给我电话，约我在一个星期天一起去看望季老，我说我与季老不很熟悉，不妥当吧？其实就在这年的4月20日，我参加一个会议，季老也出席了，中饭时我们同桌并肩而坐。由于第一次一起用餐，我有些拘谨，和季老说话的朋友较多，所以我和季老没有说上几句话。这次刘烜老师说：季老想了解一下当前文艺理论研究的情况，我推荐你去比较合适；并说季老想给《文学评论》写稿子，想听听你的

意见。当时所里正要让我接任《文学评论》主编，听说季老要给《文学评论》写稿子，自然喜欢，老一辈学者的稿子越来越少了，都属于“抢救”对象了，所以我立刻表示同意。

12月12日，我与刘烜老师先在北大校门口见了面，然后慢慢走进了朗润园，沿湖走了一段。刘烜老师指着湖中的一片残荷说，这荷花相传是季老种的，夏天湖上一片青翠，半湖荷花，园中人称它“季荷”。刘老师是季老家的常客，到了季老家里，谈话毫无拘束，我也十分松快，向季老问好。此时刘老师和季老正在策划禅学研究的丛书，谈得很是投入；随后我谈了在1993年春在澳门的一段往事，季老听后呵呵一笑，连说：“幸亏你，幸亏你！”原来那次会议间小憩，大家在走廊里闲聊，台湾历史学家张振东教授要和季老合影，让我拍摄，之后我与季老转到会场侧门想进会场。走廊与会议场地有一很低的台阶，由于灯光较暗，不易觉察，季老进去时显然踩了个空，身子往前一冲，我这时正在他的左边，右手赶紧拽住他的左臂，算是扶正了他，这让我出了一身冷汗，而季老连忙向我道谢，我们相对一笑，算是进一步认识了。这次在季老家里，大家谈了一会儿文艺理论研究中的问题。我说季老要给《文学评论》写稿子，我们无任欢迎。接着季老就文艺理论中的某些问题，谈了不少意见，而且还拿了一摞稿纸向我示意，我们几人也说了一些看法。后来据刘烜老师说，他与季老来往，从未见过季老拿出稿子示人，可见他的态度是十分慎重的，也表示了对客人的尊敬。季老爱猫，家里有几只猫，只见有的在打瞌睡，有的到处乱转。告辞时，季老直把我们送到门口道别，相约以后再见。

后来，我就收到季老寄来的稿子，并附有一信。我看过后立刻让其他编委审读，表示这些年来，老学者们由于气候关系，很少发表文章，我们要改善学术环境，要尊重老学者们的学术成果，只要自成一说，便优先刊出，这就是发表在《文学评论》1996年第6期上的那篇《门外中外文论絮语》。季老在这篇文章中谈到他最近读了一些论文，

涉及我国文论中的所谓“失语症”问题。他说这一问题提得很好，近百年来，西方文论不断传播过来，文艺理论中充满了外来语，中国文学理论面对西方文论几乎是“失语”了。20世纪50年代，苏联专家来华讲文学理论，课堂设在人大，他也去听了，涉及东方文学，错误甚多。但是照他现在的看法是，西方文论是有“话语”的，自然未曾“失语”，不过一涉及中国文学，他认为患“失语症”的不是我们的中国文论，而是西方文论了。他以为我国文论不是赤贫，而是满怀珠玑，自有一套不同于西方的文论话语。中西文论的差别不在形式上，而是在思维方式上，只有从根本上弄清楚了两者的差异，才能深入到中西文论的相互关系中去。西方思维立足分析，凡事求个清清楚楚，但世间事物极为复杂，难以做到这点；而东方综合思维主张整体，从普遍联系中了解事物，自有它的长处，这是符合当前兴起的模糊科学与混沌科学的。可贵的是季老对当前自然科学、科学思想领域发生的事十分清楚，他指出：“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事情，是西方向东方靠拢的朕兆。这种朕兆在二十一世纪的前沿科学中，必然会表现得更明显。”十五六年过去了，季老的预言，在今天的自然科学、人文科学研究中，早已露出端倪，显示了其科学的洞见。想想我在前面引述的伽达默尔的话，我觉得伽达默尔关于“二百年内”的预言，不知是否会提前一些到来呢？

次年5月16日，我和刘烜老师又一次去看望季老，谈了他提出的命题所引起的一些争论。他说，和我“商榷”“批评”过去就有，早在意料之中，对于一个新的说法，没有争议反倒是不正常了。他说他有一篇谈美学的稿子要给我，观点与当今流行的美学不一样。我们闲谈不久，就有两拨外地的老师，有的邀请季老为他们的会议题词，有的要求他当他们的套丛书的学术顾问，一时小小的房间里挤满了客人。我和刘烜老师商量，想先行告辞，好腾出时间和地方，让季老接待外地和边远地区的老师，他们来趟北京，找季老谈事，实在不很容易。季老示意我们稍稍等待一下，等那些客人走后，我们又闲谈了一会儿，一起在他住所东

面约五六十米开外的一家小饭馆用了午饭才散。

稍后季老寄我《美学的根本转型》一文，刊于《文学评论》1997年第5期上。他认为中国近代美学主要受到西方美学影响，是舶来品，我国美学家们在西方美学的范畴里兜圈子，难以出新。他讲到作为感性学的西方美学，基本上只限于眼和耳，研究眼视之美与耳听之美，而忽略了鼻、舌、身三个方面，从“美”的词源出发，美源于五官中的舌头，不同于西方。季老提出有以心理为主要因素的美，如眼与耳；也有以生理因素为主的美，如鼻、舌、身。所以我国美学必须重起炉灶，把生理与心理感受的美融于一体，寻找建立新的美学体系之路。这也是一位老学者关于美学创新的精深的思索。

季老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进，令人感动。2000年6月10日，我与童庆炳教授主编的《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》第一辑6册（至2002年出版了6辑，收入了我国当代36位不同年龄的文学理论家的著作，后因出版问题只得停止）首发式在京举行，这辑丛书收有童庆炳、胡经之、孙绍振、张少康、朱立元和我的著述。季老寄来了书面发言，他说：“这一套丛书是对我国文艺学研究的重要贡献。著作这几部书的先生我差不多都认识，感谢他们为我们中国自己的文艺学做出的成就。我一直认为，中国有自己的博大精深的文艺理论，这是西方所望尘莫及的，但是一定要归纳整理出来。现在这几位先生做了这项工作，这是令人很欣慰的事情。”“丛书通过不同年代人的优秀论文理清了新时期文艺学的发展轨迹，应当说是中国文艺学发展中很有历史意义的事情。”季老的贺词热情洋溢，使与会者深为感动，也使我们作为丛书的主编深受鼓舞。季老虽已高龄，但对学术前沿问题十分了解，与年轻学者是心连心的，因而永葆学术的青春。

日常闲谈中的季老

1998年夏，我主编的苏联哲学家、文艺理论家《巴赫金全集》中译6卷本（2009年合补遗为7卷本）出版，我与刘烜老师商量想送一套给